續藏書

續藏書卷八目録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師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頔　杜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續藏書卷八目録終

續藏書卷八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

事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瑢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日　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　建文即位知　太祖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紞當是時盡改　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爲　上言　上喜公忠實或遂

諸公不忘 建文 上不聽永樂二年兼詹事 上
欲諭 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 太子尤愛重公七
年巡北京佐 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
所餘悉啟 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 賜宴
勑獎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還中官護還
京明年從 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勑廷臣
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
問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
二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

尋釋獻陵即位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
少傅少師賜公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
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及黃文簡公誥草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
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蹇忠貞印賜公
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西楊
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 上笑曰義
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 上 上不直東
大臣如此
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譏榮者願 皇上慎

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楊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巳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

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宮寅亮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　裕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

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一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荃皆尚寳司丞

長陵即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原吉字維喆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有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

帝建文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

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

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
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
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
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
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
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
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
農田大利 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畨營北京
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

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 駕還、扈還京、尋令侍 太孫周行鄉落、取饔飧進 太孫、曰、願殿下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 上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

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
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
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
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
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
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
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
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
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賚於一時有

限墜費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
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 上
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
上議征虜公力諫 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
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
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計至 太
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 父皇賓天矣公伏
地哭不能起 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
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

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　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　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　太子　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　太子既即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自宣德元年漢庶人反

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
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
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 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
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
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
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
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上念公老勑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
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 上繪壽星圖爲詩

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諡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
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
平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贈給而民
不繹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
前短公柔奸震為子求官　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
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
長史或薦為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
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
臺省內叅館閣三十年閭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焉、公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　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心未服　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

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　獻陵即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勑曰，卿遺愛在交

交人思鄉鄉強爲朕朕再行昔　先帝念卿萬里召還
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
工部尚書兼膺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
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
饋白金餱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
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
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
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
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　上宮中覽公言

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綴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

可倚、上曰然明旦、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　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會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　上謁與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來徃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　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貞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　上密問公

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 上喜賜公大鐵又曰詹事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 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愼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或譖訕廷臣及宮寮過者 上命令公察案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叚 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跡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慨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倖

賜有餘、周賑鄉族、 太子即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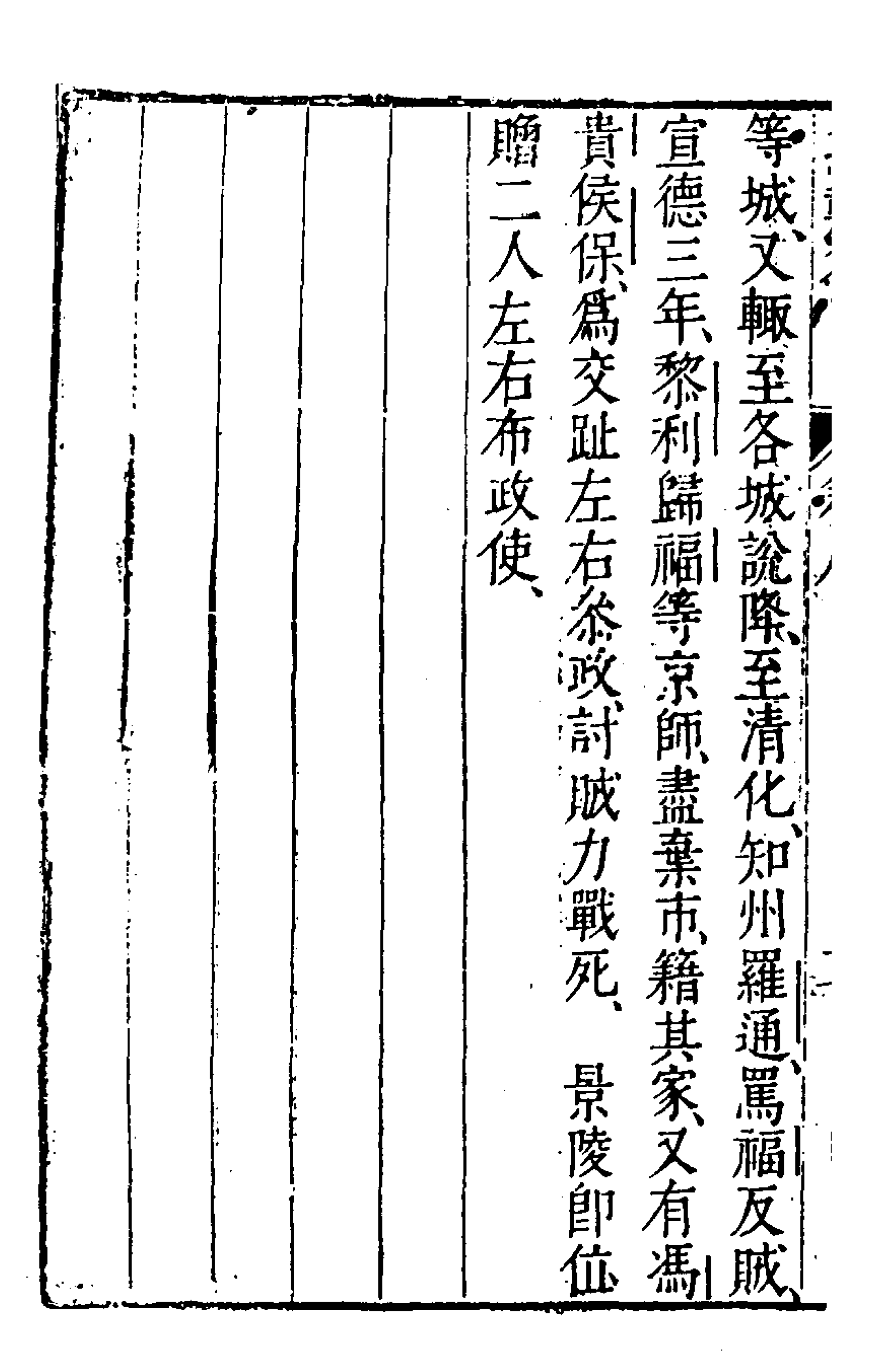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叅軍兼給餉交趾平聚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熈元年召黃尚書還公代兼兩司仍叅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斂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甯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

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
賊死事聞 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
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時交阯布政使弋謙
上言乞褒死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
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
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
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叅政政平知州何忠
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獲都督蔡福
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賊徇義不如與

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盧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鬭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亾我亾、義不汚賊、

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　朝廷、賊遣酋陳渭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勝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麒與顯守丘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麒顯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

生爲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乂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容與衆謀、侯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千瓚、指揮郭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乂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刦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



等城、又輒至各城諭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
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
貴侯保、爲交趾左右參政、討賊力戰死、 景陵即位
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事　建文帝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　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僊儼又名須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　上已就寢聞公至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

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即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閑、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

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淺禮典財賦經畫有章　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裕陵即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　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時王文厲色曰虜詎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淡言　上皇蒙塵已

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懐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二月巳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朝延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平易寛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

也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侻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

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嘗示夢其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　太孫、明日　太子召問得人未、蹇公及西楊薦公、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　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

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太子問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

以此知智得之矣

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公寛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爲　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　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灤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脾沉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

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　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

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

安改謚文忠公與修　文　仁　宣三朝實錄文章

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續藏書卷八終

續藏書卷九目錄

靖難功臣

續藏書卷九目錄終

續藏書卷九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頗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

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醒輒共人）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遍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

而擲之曰、大王上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竊聽、故敢畢其愚忠、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劇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發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即不南、機先發、欲高臥得邪、旦暮匹夫耳、臣竊

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　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問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有援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

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　成祖顧公曰、何神、曰、臣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　成祖即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　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　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譟、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刼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

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栅寨、　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　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　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　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

罷術事、
高岱曰袁珙初相　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　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　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亾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　成祖

曰城西其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
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
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勑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
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
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亾何有勑使趣
信信牠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
人車徑至宮門　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

床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
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誠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
乎、今朝廷有勑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
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
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
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　成祖叱曰、狂夫
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
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

脘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汨、此後當全勝

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卽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甃甓、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二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

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師尋命督
修　高皇帝實録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
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迺
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遥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
姊姊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
師卒年八十五公初名天僖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
廣孝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
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
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

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將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為

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　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為古物亦當守為世寶況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潛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亟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
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葢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閫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

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

出入左右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
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
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
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朔自校閱、克
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
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
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

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郛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吝、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甃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輀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

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夯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為員歷僉都御史尚書仰新薦改北平參議歷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斬墟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維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為戶部尚書時

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勑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叅、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花平伯、金濂沭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政使召爲工部　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勑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

嶽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舟十九年造黃舟是
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
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
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
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
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
一長以猶私庸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
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浚河至海豐大沽河
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

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
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
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
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
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
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
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
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須繫錦衣獄　上念
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諭純及臺寺

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援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稍繩削親藩　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内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

出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
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
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欵從　上至灤
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
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
楊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三十萬屯真定王
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
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

漸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 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救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 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

大戰三日、城中悉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遁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殁、年五十八、　上哭、既旋

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
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
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即位論功頟侍臣曰玉才
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
忠顯　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玉識見謀略卓然
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
封河間王改謚忠武術享　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王嗣官事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即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于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漠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鏵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 上數

與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
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
間王善謀戰沒東昌亦事一諡王是年歷陞都指揮
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
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終得王至再戰勝軍
聲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
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
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
有功戰西水寨破定州十月戰藁南兵大潰是年陞

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與戰、敗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　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淮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鎖牌官都督陳暉來援、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

石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
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充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
討安南加祿千石卒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
善撫士卒被服常儉儒生追封東平王諡武烈侑享
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有功壬午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麾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

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賊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發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犛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

還自相踐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李擴十三年留
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　上北
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為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岐
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為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
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　上得
早覺從　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為都御史請
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
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
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

偕王功爲叅土器于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
昭章睿皇帝重王
李贄曰使定與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
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與輔而陷
沒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
爲不忠悲夫

鄭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劉南營雄漠附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大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 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即

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　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　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寨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充鎮朔大將軍護軍偏關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諡忠武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絜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為最

鄖國張襄僖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汀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詔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圉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辟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柰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艴然起曰何忍已甚

至此三造謝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文皇召入、臥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耶有恙當悉諭臣、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盡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充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

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　文皇時呼

信爲恩張凡召　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

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

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

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

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祿嗣侯卒無子弟祿正

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　長[illegible]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擣馬雄島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遂令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

世券、復給還鏞　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
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陞都督同知、景泰中、
守大同、詔復伯爵、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
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脫有變、奈社稷
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
進侯、從　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為伯、天
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
贈嶧國公、謚忠僖

續藏書卷九終